

近思錄集注

冊二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4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四

凡七十條

婺源江永集註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
卷存養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

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

公溥庶矣乎

通書○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

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

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易傳下同○朱子曰一陽初復陽氣甚微不可勞動故當安靜

以養微陽如人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

○動靜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

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頤卦傳

○慎言語以養其

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頤象傳○朱子曰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

失者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震象傳○葉氏曰匕所以載鼎實鬯秬酒也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

而不爲驚君子當大恐懼中有
所主則威震不足以動之矣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

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
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

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
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

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

艮彖傳○朱子曰易傳云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
各於其所而已此說甚當至謂艮其背爲止於所不見竊恐未然據
彖辭自解得分曉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止是當止
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即
至善之地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己無人
但見此道理各止其所也○人之一身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
其所明道答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却不同他解艮其止止
其所也又說得分曉解艮其背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問易傳
說艮其背是止於所不見曰伊川之意如說閑邪存誠如所謂制之
於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
意未必是如此○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伊川之說只是非禮勿視聽
言動底意思○問外物無有絕而不接之理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
物豈能不接但當於非禮勿視聽言動四者用力○外
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己之欲矣
○明道先生

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遺書下同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

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朱子曰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明道只是大槩說如此若已放之心如何會收得轉來只是莫令此心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只是知求則心便在此便是反復入身來○問明道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曰講學讀書固是然要知所以講學讀書所以致知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心○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程先生說是如此○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句必不至空守此心無所用也○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籲字端伯程子門人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

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

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朱子曰有主則實既言有主便是實了卻似多了一實字看來這箇實字謂中有主則

外物不能入○永按與後條有主則虛參看○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

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況臨大事乎

邢恕字和叔○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

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朱子曰此亦是言其大概且存得此心在這裏若事物之來且

隨自家力量應之更須下工夫方到得細密的當止於至善處此亦且是爲初學言○全體此心只是全得此心不爲私欲相沒非是更

有一心能體此心○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

也此等當以意會朱子曰告樊遲三語便與告顏回仲○伊川先生曰學者

元無二語朱子曰告樊遲三語便與告顏回仲○伊川先生曰學者

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

急追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朱子曰我知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續不已是

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追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己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

達於道○道理本自廣大只是潛心積慮緩緩養將去自然透熟○若急追求之則是起意去趕趁他只是私意而已安足以入道○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

皆由不敬不正也

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

黑白豆記起念善惡久之而黑者漸少漸無是也毋不敬亦兼正容言之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

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

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

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

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朱子曰只是心生言只是敬心不熟也恭者私爲之恭言恭只是人爲禮者非體之禮言只是禮無可捉摸故人爲之恭必循自然底道

理則自在也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

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

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到德盛後自無

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朱子曰正預期也○亦須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

可說道持之太甚便放下了德孤只是單丁有這些道理所以不可靠易爲外物侵奪若是處多不是處少便不爲外物侵奪○助長固

是不好然合下未能到從容處亦須且恁去猶愈於不能執捉者○答呂伯恭曰承諭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

正學者之通惠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卽成病耳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

失卽所以中也

朱子曰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必

中節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爲言○吳伯豐說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只是常敬敬卽所以中○敬而無失本不是中只是敬而無

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則仁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此理方著○此言持敬而無間斷則喜怒哀樂渾然在中而無所偏倚子夏之言本不如此程子取其有會於吾心耳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朱子曰他只管要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

便忘是馳也○葉氏曰司馬承貞字子微唐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淨無爲坐忘遺照之道

○伯淳昔

在長安倉中間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尙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

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朱子

曰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卽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子所以每言坐忘卽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

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个箇主怎生奈何張

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有人曾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

聖賢必不害心疾

張戢字天祺橫渠先生之弟司馬溫公字君實○朱子曰天祺雖是硬捉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

裏溫公又管念箇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天祺是硬截溫公是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則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裏面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自作主却倩別人來作主○程子謂一心之中如有兩人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大凡意不誠分
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
要前他拖教後此最學者所宜察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問作字愈愚則不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
間朱子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
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

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朱子曰聖人之心虛明故能如此
常人記事忘事只是著意之故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

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

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問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

心可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

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

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朱子曰敬則心存心存則

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問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理如理會這一件事未

了又要去理會那事少間都成無理會須是理會這事了方去理會那事須是主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

著意不著意如何理會得分曉○問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蓋敬則胸次虛明然後能格物而判其是非曰雖是如此然亦須格物不使

一毫私欲得以爲之蔽然後胸次方得虛明○答胡廣仲曰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未必先致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

安蓋古人由小學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

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

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葉氏曰事至當應初何爲累顧心無

主應則反累事耳○永按天下○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事皆不可少不可有厭事之心

做甚人也○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
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
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
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以上並伊川語○葉氏曰應事而不止其所當止是以己之私智攬
他事而不能物各付物者也物各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物往
而化不滯其迹是則○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
處○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問此還是指聖賢而言否潛室陳
氏曰觀物會心靜者能之固是聖
賢如此吾人胸次豈可不
見此境界靜却不分聖賢○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
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
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
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問孔子告仲弓方是持敬底
事程子如此說豈不有自然
勉強之異朱子曰程子之言舉敬之極致而言也這般處要寬看識
得他意不可迫切求之○亦須見得箇意思方謹獨以守之○問心

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是平日功夫方能如此非一旦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便能如此曰自這裏做去方能如此只是常能存得此心便能如此○惟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此出這是自誠而明○問上下一於恭敬上之人下之人也同寅協恭曰聖人之敬熏天炙地不是獨修於九重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漢廣之詩可見○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此禮記中語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體信是盡這至誠道理順即自此發出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者皆由敬出以此事天饗帝此則敬也○問聰明睿智如何皆由此出曰且看敬則如何不會聰明人之所以不聰不明只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才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諛說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問○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葉氏曰此謹獨之效○心要在腔子裏問心要在腔子裏莫只是不放却否朱子曰得之○人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不管著曰固是要如此○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莫是功夫間斷便外馳否便在腔子裏

朱子曰此心才向外便走了○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問心如是活

朱子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即活憂患樂好皆偏係也○活是生活之活對著死說天理存則活無窮活便能如此○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

也敬則無間斷朱子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

便間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記己意○問不知易何以言敬曰程子說得闊使人難曉就天地之間言之是實理就人身言之惟敬

然後見得心之實處流行不息敬才間斷是不誠不誠便無物是息也○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

直上去更無四邊滲漏更無走作○問子在川上章也是這意思曰固是天地與聖人一般但明道說得寬○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

有差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敬勝百邪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羣邪

自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

而勿正則直也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便謂之仁朱子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但

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此亦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無一毫私意而仁自在其中爾這般處要寬看○問以敬直內則不直何

也曰此是解直方二字從上說下來方順以敬則不順矣○問必有事而勿正二程多主於敬曰孟子本無敬字只有義字程子是移將

去敬字上說○涵養吾一葉氏曰心○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

非孟子本意○涵養吾一存則不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

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

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問程子謂自漢

識此義朱子曰是不曾識得佛氏却略窺得上面些影子自漢以來

儒者如仲舒語只約度有這物事韓退之雖知有這物事又說得太

闊疎了○聖人見川流之不息嘆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

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於此可見聖人純

亦不已之心○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

爲不已學者之事也○問川上之數程子所謂純亦不已者果聖人

之本意乎曰程子非以聖人之意本如此也亦曰非其心之如是則

無以見天理之如是耳其曰其要只在慎獨者言人欲體此道當如

此也蓋道無時而不然惟慎獨則可以無所間斷而不虧真體○有

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後人多無

天德便做王道不成○謹獨與這裏何相關若不
謹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如何得與天地相似
○不有躬無攸利
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

了當得天下萬物

朱子曰此程子解易二句後二句又是復解此意

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己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己

雖無外事若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己不

立則在我無主宰雖向好事亦只是見
那事物好隨那事物去便是爲物所化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
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便似作室無基址求此心正爲要立基址得此心有箇存主處爲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閑邪則

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

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

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永按人性本善故人心本誠其有邪者妄也去妄則無妄矣故

誠非外鑠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

主一也主一則旣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旣不之此又不

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

養此意直內是本本註尹彥明曰敬有其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

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問主一朱子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

萬緒○問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兼動靜而言曰是○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

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問或人專守主一日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有用豈

是守塊然之主一○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見賓承祭之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

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敬字只著

一畏字形容亦得故和靖只以收斂身心言之○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說入神祠云云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作那邊去心便成兩路○心主這一事不爲他事所亂便是不容一物問此只是說靜時氣象否曰然○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

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

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朱子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既一則

邪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須防他則便惺了不須更說防賊○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才整

頓起處便是天理無別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

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永按朱子又有一條主一似持其志閑邪

似無暴其氣與程○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子意異故不錄

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

也朱子曰這處難說只爭這此子只是看來看去待自見得若未應時又更操這所寓便是有兩箇物事所以道只有操而已只操便

是主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朱子曰周子說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

主宰程子又恐人只管求靜遂與事○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物不交涉却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

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
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
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
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
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
尙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
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旦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
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又問程子謂有主則虛
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義理甚實便是實○心
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字指理而言無主則
實此實字是不好字指私欲而言以理爲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
著不得○有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有主外患所不能入此非實而何
無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既無以爲之主則外邪却入來實其中安得
不謂之實○中有主則實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重在敬字上言
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奸之也○程子既言有主則實又言有主
則虛此不可泥看須看大意各有不同始得○主一無適此等語須
力行方見得真實意味○無適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驚走作之意
持守得定而不馳驚走作則是主一主一卽是敬只是輾轉相解非